

新修文庫



一

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

政協瀋陽縣

赣榆文史资料

目 录

前言

赣榆史考	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1)
赣榆县名含义试释	张翰勋	(3)
少昊稽索 —— 关于赣榆	李洪甫	(12)
少奇同志到滨海	戚桂森	(14)
陈毅赐见郝麟举		(21)
简介颜振岭	孙宣武	(27)
抗日烈士朱爱周	戚桂森	(32)
许鼎霖	熊尚厚	(38)
马继增传略		(44)
马继增之死	汪成恭	(45)
王德胜大战白莲池		(48)
农民军一举攻占赣榆城	李荣坤	(51)
记仲兆珩事	<u>宋砚樵</u> 遗作	(55)
王佐良统治赣榆十六年	郑础九	(57)
王佐良的自供状		(69)
周莘元与嘉庆志	官 人	(72)
倪长犀与地震记	高立宝	(76)
建县后政权体制变迁	周振庭 汪维懋	(78)

附录：辛亥革命后赣榆县长的更迭

赣榆八景·····	(83)
夹谷山记·····	徐 珏 (90)
附录夹山碑文	
谈夹谷之会·····	郑础九 (93)
附录①公会齐侯于夹谷·····	左邱明
②考夹谷·····	顾炎武
考纪郛城的存在与湮没·····	郑础九 (100)
赣榆县日伪组织机构概况·····	黄少农 (103)
编后	

贛 榆 史 考

贛榆，建置年代及名称由来，至今还在探索之中。

清，光绪《贛榆县志》上载：“七国时，地为楚有。秦并天下，置四十郡而地属薛。考其壤地大抵与海相出入焉。汉兴因秦制度，始建贛榆县。”

《辞源》、《辞海》、《中国地名大辞典》也都记载贛榆之名始于西汉。但随着考古工作的开展和出土文物的发现，又为贛榆建县时间提出了新的考据。

一九八二年《文物》第三期，《秦始皇陵西侧赵背户村刑徒墓》一文中载，出土的十八件瓦文中，有两块阴刻小篆，篆文清楚，一是“贛榆距”，一是“贛榆得”。这就说明贛榆地名在秦代已经启用。

以现有的史料推断，贛榆建置可能在秦或秦以前。它究竟建于何时，尚待进一步考证。

贛榆名称之由来，三郡旧县志均无详实记载，只有两处较明确的提到以贛榆命名的文字。其一，“贛，贡也。榆，木之美者也。咏于诗，徵于礼，以榆木常入贡故名。”其二，端木子贡自琅琊赴吴时，在此，流览于青山尧水之间，偶有手植之榆，后人仰其前贤，遂以贛榆名县。

这两段文字，经查有关史书，均无记述，似属揣测，当不可信。

此外，民间有两种传说。一是：相传明朝有一个江西籍

的人到赣榆任职，带来江西之榆，种植全县，以江西为赣，与一所种之榆合称，故名赣榆。二是，明末，张园有一御史名张贡生，在域内植榆树一棵，由此而得名赣榆。明代人岂可命秦汉时地名，显然是牵强附会之词，不足为据。

张翰勋、李洪甫同志对赣榆之名的由来作了初步的考证，他们的意见相近，对以赣榆命名作了比较详细的解释，我们认为，以“君主赐与榆火”取名较为确切，但这是初步探索，不能作为确说。殷切希望史学界和文史工作者来稿来信，进一步考证赣榆何时建置和县名的来历。

赣榆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赣榆”县名含义试释

张翰勋

一、解释此一含义时应有的几个观点

赣榆设县于汉代，距今已两千余年^①。在两千年后的今天，由于资料的不足，旧说的不一，探求当初设县时命名的含义，实有极大困难。为了编写好新县志，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是十分必要的。但进行这样的研究，我感到至少应具备下述几个观点，才有可能对县名作出确切或近似的解释。

第一、不耐会历史、人物的事件牵强释义。在对县名众多的释义中，较有倾向的一种说法是把县名的产生，说是与某历史人物（如子贡）有关。关于这，我们要分析其可能性与可靠性。如果有确凿的证据，自然可从；如果只有此一说，而又无确证，且不能排斥其他说法，则自然不能成立。

第二，恰当的运用考证。考证，应当认为是一种科学方法。尽可能多地占有书证和有关资料，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而得出结论，这种做法是可行的。而有清一代的乾、嘉诸子做学问的基本精神，也在于此。但乾嘉学风的影响所产生的一个极端的做法便是为考证而考证，即除了作无意义的考证之外，便是故作迂曲之谈。如：明明“赣榆”二字可从其本身训求含义，却偏要另作他解，以求“创获”，这样不免走入歧途。这也为我们所不取。

第三，应就词义本身作出历史的，具体的解释。在排除

各种不当之说以后，必须看到，就“赣榆”两字本身的含义探求，则可以得出近于实际的结论。探求此两字本身的含义，离不开历史地训释其本义，并尽可能地印证文献或有关传说。

总之，以上三点，是解决问题的方法问题。前人终于未能彻底解决此一问题，就方法来说，可能是由于用而不当；在今天，我们自当不再重复。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年代久远，受到资料、传闻不足或失真的限制，惟恐最后仍无法获得解决，那只好留待后代长期探讨下去。这种情况不论是解决一个县名含义问题或是别的学术问题，都是常有的。我们也当尽力为将来提供一点新的线索。

二、对几种旧说的评价

关于“赣榆”一名的含义，主要见诸旧县志（即王豫熙、张昉等编修清光绪十四年刊本之县志，以下称“旧志”），大要有四种说法。为了探求真确含义，我们须试就此几种说法作出分析评价，然后再进一步作出我们的解释。

（一）“慇愚”说。此说见于旧志所引朱尧望《赣榆名义说》，谓或曰：“赣”与“慇”同，愚也，“榆”之音也近“愚”，以邑民慇愚，故名。朱氏即认为此说无稽，予未敢以为信。今按《墨子·非儒下》见此一词。“其亲死，列尸弗敛，登堂窥井，排鼠穴，探涤器，而求其人矣，以为实在，则慇愚甚矣。”清孙诒让注：《说文》云：“赣、愚也。愚、赣也。”据此，则“赣”即“慇”，义即今天上海话“慇大”，亦近于赣榆方言之“慇”，则“慇愚”义犹愚昧，或赣榆方言之“老慇”、“慇瓜”。古时虽尚谦逊，但士大夫命名，决不至以此具贬义之词名县。此说不能成立。

（二）“贡榆”说：朱云：“或曰：赣，贡也。榆，木之美者

也，咏于诗，徵于礼，以榆木常入贡，故名。”朱氏与上说同样以为“无稽，予未敢以为信。”此说旧时民间亦有所闻，系出自旧志，抑是口耳流传，均未可知。今按：此与上说即“依名训义”之法。就方法而说，颇足取，古人作贡品不惟取其物希名贵，且常取其意义。榆木质佳，不谓不可入贡。若民间亦有传说，则更可重视。可惜目前于经史尚无可证信之处。此说有待进一步搜稽资料，以俟印实，目前只可姑作存疑。

（三）“子贡植榆”说。此说系朱氏所新建。“抑予尝游览名胜，登邑之子贡山，见环山地数十顷，皆端木氏之苗裔是掌，盖后人之企慕前贤有如此。”因思当日端木子贡自齐琅琊赴吴时，连骑结驷，辉映山河，既为国人所钦仰，意或于停车晒书外，流览青山尧水之间，偶有手植之榆，一如孔子手植槐，端木手植槲之在曲阜也者。甘棠之荫，久而不衰，则以榆之属蕢，犹之以山属子贡云尔。”此系朱氏揣想，其本人亦未敢确信。以“蕢”为“贡”，即指子贡，且植榆，古人之好附名人，因以为县名，自不无此种可能，然终以无确据，此说亦只可作一设想而已。

（四）“以弇榆山得名”说。此说，见于旧志，出自张睿等人，系在否定朱氏诸说之后而提出的。旧志《疆域》：“其得名蕢榆也以山”，注：“蕢榆释：汉以蕢榆名县，其义都不见于故记。以《南齐书》考之，殆如梁父，嵩高以山为义也。”其主要依据为：《南齐书》：明僧绍以弟庆符为青州，随之郁州，住弇榆山。青州自宋泰始七年侨治郁州之上，其地仍汉蕢榆之旧址。”又从声韵考证：“弇·《说文》段氏注：古南切，又一俭切。”取“古南切”音，与《汉书》颜师古注，蕢音：绀”相系，认为一如：“盟津之为孟津，‘蒲反’之为‘蒲坂’”等例，则弇榆山即是“蕢榆山”。

是因此山之名，而取县名为“赣榆”的。

这个说法的产生，虽是下了一番工夫，但可疑之点甚多，仍值得我们进一步推敲。即如：

1、奔榆山的所在问题。《南齐书·高逸传·明僧绍》：“升明中，太祖为太傅，敕辟僧绍及顾欢，臧荣绪以旌币之礼，徵为记室参军。不至，僧绍弟庆符，为青州。僧绍乏粮食，随庆符之郁州住奔榆山，栖云精舍，欣玩水石，竟不一入城②。”据此，奔榆山在那里，当先求解决。青州因侨治郁州之上，故明僧绍所去之青州即为郁州是不错的。当时的郁州即今连云港市的云台山。但僧绍的住处却又在“奔榆山”，竟不一入城”，可知与“郁洲”之间并不能划等号。郁洲山至清代始与大埭相连，由可以：“欣玩水石”可知郁洲与奔榆相去不远，极可能是郁洲中另一山名，此山或因其小而无名，至经史另无所载。郁洲于汉代属东海郡，当不属赣榆县地③。赣榆远向外郡，依此无名小山取名，实不如依子贡山或境内他山取名更有意义。在古人，这种心理是可以理解的。

2、“奔榆山”的读音问题。《说文·収部》：“奔，盖也。从𠂔，合声。”段玉裁注：《释言》曰：‘奔，同也。奔，盖也。’此与奄，覆也，音义同……古南切，又一俭切。七部，皿部有𡗗字，盖奔之别体，后人所增也。”旧志以赣或音‘贡’，或据《汉书》颜师古注音“紺”，两字皆与“奔”之“古南切”同声，因谓“奔”系“赣”之声转，故“奔榆山”即“赣榆山”。

今按：《说文》段注有两切音，且与奄覆之奄音义同。《说文·大部》：“奄，覆也，大有余也，又欠也。从大申。申，展也。”段玉裁注：“《释言》曰：‘荒，奄也。奔，同也。奔，盖也。’古奄奔同用，覆盖同义……依俭切。八

部。④”又《皿部》：“盥，覆盖也。从皿，𩇛声。”段玉裁注：“此与大部奄音义略同，此谓器之盥也。乌合切。七部，合当作含。⑤”据此，则𩇛、奄、盥三字音义相同或相近，读音当以“依俭切”为通用，而旧志则弃此音，只取“古南切”以求与“赣”相合而求证“𩇛榆”即“赣榆”，以逻辑而论，此即至少有百分之五十不科学矣。况且，即或“𩇛”“赣”为一，亦不可能确证“𩇛榆”即是“赣榆”。

3、“音转”之类问题。旧志以“‘盟津’之为‘孟津’，‘蒲反之为‘蒲坂’，‘声转’之类例子，说明“𩇛”“赣”声同，转为一字。查“盟津”与“孟津”，“蒲反”与“蒲坂”或因同声而转为异文，或因轻唇、重唇分化关系而书写不同，又所举“临榆”之与“临渝”，“潞榆”之与“叶榆”，又皆以形、声兼同而借用遂成异文。凡此诸例，皆不足以证明“𩇛”之必须以“古南切”而为“赣”之异文借字。此两字关系，证诸各字书及古今地名、人名，目前尚未见第二例证，经籍亦无典故书证可稽。故此说实不能有坚实的立足之力。

综上所述，旧志所载各说，均有一定道理与参考价值。其探究问题之一般方法，亦有可取之处。但或因资料证据不足，或因方法运用不当，遂终仍不免得不出可信的结论。

三、“赣榆”含义新释

“赣榆”一名，义终为何？我们当不要完全摒旧志中的成果，在探讨中先要抉取最确当的方法。在这方面，旧志的“依名训义”的基本方法是可取的。那我们就应扣紧“赣榆”此两字本身的含义去探求，同时尽可能地以历史的观点，证诸有关资料，或许能求得一个较前人为可信的新说来。

先说“赣”。此字与今江西省省称之“赣”意义无涉，

这方面可不讨论。关于它的形、音、义，先看下面的资料：

《尔雅·释诂》：“贡”，“赐也”，“贡”即“贛”字。⑥

《说文·贝部》：“贛，赐也，从贝，夔省声。”段玉裁注：“《释诂》曰‘贛，赐也。’据《释文》本作‘贛’，后人改作‘贡’耳。端木赐字子贛。凡作子贡者，亦皆后人所改。《淮南》《道应》、《要略》二训注皆云：‘贛，赐也。’古送切。按贛声当在八部；而读同‘贡’则音之转也。‘贛’之古义古音皆与‘贡’不同。”

以上除《说文》段注所举子贛《淮南子》等用字之例外，尚可再举几例：

汉成帝时有薛宣字贛君，东海郯人，曾为不其丞，其时又有贛遂，琅琊人。⑦《隶释·淆坑碑阴》：“庞龙子贛。”⑧又《小黄门譙敏碑》：“君讳敏字汉达……其先故国师譙贛。”⑨

由上可见，贛（即贛）一字古音即略如今读之贛(gòn)，不读“贡”，读“贡”为后起。至于读如“概”（gài），乃是演变而成的方音。从此字的有关书证和某些古人的名、字涵义关系上可以看出其本义是“赐与”，而不是“贡献”。令人更感到有趣的是此字在汉代用于姓氏人名，并不罕见，而用此字为姓名的人多为今贛榆附近或相去不远州郡的人。足证在汉代以前此字为常见，含义亦以“赐与”为通常。似此，则与“贡榆”之“贡”，判别甚显，而与或系借字“弁榆山”之“弁”音义相去更远矣。

再说榆。榆即榆木、榆树。联而观之，“赐榆”何义？

《周礼·夏官·司燿》：“掌行火之政令，四时变国火以救时疾。”郑玄注：“郑司农说以邹子曰：‘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枣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槁之火，冬取槐檀

之火。”贾公彦疏：“火虽是一，四时以木为变，所以禳去时气之疾也。”知古代由司燧(官名)掌管帝王用火的政令，根据四时，改变用火的原料，为了祛除不同季节的疾病，掌政令，变国火，救时疾，都是以上对下，甚至与下层百姓有关。《周礼·夏官司马》“司燧下士二人”贾公彦疏：“燧为私火者，民间理爨之火为私火。”以此官职之取名用字，亦可见当时职责的范围含义。因之，用榆柳之火以驱时疫。政令是以上对下，本身亦有赐与之义。而《周礼》谓“取”，当不限于王家所用，当有与人之举。这一点可于文献中找到源流关系。旧说有唐明皇朝，“清明赐近臣火，亦谓人出火之事也。”又《唐会要》：“清明取榆柳之火，以赐近臣，顺阳气。”⑩唐韩愈《寒食值归遇雨》诗：“惟将新赐火，向曙著朝衣。”唐韦庄《长安清明》诗：“内官初赐清明火，上相闲分白打钱。”可见赐火在古代已沿成风习。

春季或清明赐火，当是榆柳之火，为什么要用榆柳呢？据《周礼》当是用榆柳象征青色，春季“顺阳气”。唐李峤《寒食清明日早赴王门幸成》诗：“槐烟乘晓散，榆火应春开。”即含此义。

据上，将“赐榆”用作县名的可能性及含义，当有以下几点：

第一、君主赐与榆火，可作荣宠恩赏之纪念。《太平御览九六五·木》引《梦书》曰：“榆为人君，德至仁也，梦采榆叶，受恩赐也；梦居树上，得贵官也。”则榆的本身，据旧时观念，亦有承受君恩之义。

第二、县处东隅，正与春季、榆木含义吻合。汉代去古未远，儒说勃兴，或近承古代风习，或近依经典旧制，而命县名，以示荣宠，赶时髦，图吉利，皆符合当时人的观念与

心理。

第三，证诸汉代入姓氏名字用赣字甚为普遍，与用此字为姓氏的人亦多有与本县相近的关系，则可见“赣榆”一名在当时取命决非偶然，甚至颇有影响，其用名取义与君恩相关才有此影响，这当是我们应推料到的。

综上所述，可作简单结语：汉代以“赣榆”名县，意思是“君主赐与榆火”，取此名，为了表示承受恩宠，并得吉祥。

这样的解释，感到一主要的不足之处是缺少一史实的证据。这，或者本无其事，或者已无可稽考，或者还须进一步探索。这也只能算作一次初步探索，未敢定为确说。但较旧志的丢掉正面训释而走弯路进行考证，当是更近于本义。对此解释的本身或其不足方面，当如旧志所说，“俟博雅君子能通其义者”作进一步的努力。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

注：

①《汉书·地理志上》：“琅邪郡……县五十一：东武……赣榆……”颜师古注：“赣音紺。榆音逾。”中华标点本册六，页一五八五。

②中华标点本册六，页一五八五。

③见《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36~37，中国地图出版

社1975年版。

④《说文解字注》页四九二。上海古籍出版社81年10月版。

⑤同上，页二一三。

⑥详见《尔雅注疏·译诂》校勘记。《十三经注疏》下册，页二五七二，上栏，中华书局影印。

⑦均见《汉书·薛宣朱博传》，中华标点本册下，页三三八五。

⑧四部丛刊本卷二，页十八，上。

⑨同上，卷十一，页六，下。

⑩引自《韩昌黎诗集系年集释·寒食直归遇雨》“惟将新赐火”顾嗣立注。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11月版，册下，页四一二。

（本文作者是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赣榆县青口镇人）

少昊稽索

李洪甫

关于赣榆

《太平寰宇记》云：“郁州，亦谓之田横岛，为赣榆县地。”沈括在东海（县治在今云台山）作县令时曾考证：“今之东海，乃汉之赣榆。”因此，从赣榆这个地名的由来，也可以看出羽山“赐羽”和贡羽的史实。

据《隆庆海州志·土贡》转引旧志称，海州的“上贡之物……曰翎毛四万一千一百九十根。”足见云台山鸟羽的丰富及长期贡羽的史事。赣榆的命名，即由羽山的赐羽、贡羽而得。

据《释詁》“赣，赐也。”《淮南道应要略二》训注亦云：“赣，赐也。”而榆，陈直的《汉书新证》据出土印章考证：“榆，本作榆。”我以为，榆，实即“羽”字之通借，并非如《赣榆县志·疆域》所解之“榆木。”赣榆——赐羽，是这个以羽山为中心的少昊鸟国向他的各个部落赐赠“习”旌。即如《周礼》所说的：“全羽析羽皆五采，系之于旒旌之上。”赣字结体中的“章”、“文”皆作色彩斑斓的意思。暗喻“羽山之谷”中的“具五色”“之雉”及“五采”之“羽”。

至少是从周王朝的武力征伐和强暴的“专统”开始，

羽山的鸟羽从赐羽变成了贡羽。“赣”字的解释也随着历史的变更而改变。比如：孔丘的门徒端木子赣，史籍皆改称“子贡”。《赣榆县志》以为“赣、贡同音转而为紺”，甚至断言：“古文，赣、贡相通。”可能是渊博的进士、举人们的一个偶然的误会，但因此而致云台山赐羽及少昊中心的史事被隐，却是令人遗憾的。

赣不等于贡，在《礼记》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证据。

《礼记》称端木子就是“子赣”，而不是子贡。段玉裁的《说文》注更讲得十分明白：“赣”，本作赣，后人改作贡耳。端木赐字子赣，凡作子贡者，皆后人所改。赣字古音古义皆与贡不同。”后人的篡改，只是受到周以后羽山地区贡奉羽毛史事的影响，具体的说，可能源于《禹贡·海岱及淮为徐州》中所述：“厥贡：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其中的“羽”“翟”的含义都是十分明白的。

赣榆这个地名，古今史籍包括经过辨证的地名典籍对它出现的时代的估计都是错误的。连《汉书地理志》都以为起于汉。《中国考古学会第二次年会论文集》中袁程一、程学华的《秦始皇陵西刻刑徒墓地出土的瓦文》报道了瓦文中已有写明“赣榆距”、“赣榆得”字样的瓦片墓志。“榆”字也作“掄”足见陈直《汉书新证》所考之确。这些瓦文的出土，说明在秦始皇以前，赣榆之地名已经使用。它究竟起于何时，尚有待于新材料的发觉。我深信，它必定是直接源于羽山之赐羽。

（本文作者是中国考古学会会员连云港市博物馆长。）

少奇同志到滨海

戚 桂 森

一九四二年三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委刘少奇同志根据党中央、毛主席指示，从苏北盐阜区来到山东滨海抗日根据地——中共山东分局和一一五师驻地临沭县朱范村，帮助、检查山东分局工作。“皖南事变”后，由于日伪顽夹击，山东各抗日根据地被分割、蚕食，日益缩小，交通阻塞，部队减员，组织遭摧残，生产受破坏，加上灾荒严重，军需民食极为困难。少奇同志一进山东境内，便不顾长途跋涉的疲劳，深入群众调查访问，了解群众组织、减租减息、群众生产、生活、阶级关系等情况，经过广泛调查研究，少奇同志指出了山东问题的症结所在。一九四二年春，在少奇同志提议下，山东分局先后在朱范和黑林召开扩大干部会议，朱瑞同志作了《山东抗战四年我党工作总结与今后任务》的报告，少奇同志首先肯定了山东工作的成绩，同时严肃指出：山东工作存在着右倾错误。他对山东工作作了全面指示，并针对山东党内存在的问题，作了《群众运动》、《中国革命的战略与策略问题》、《党内斗争问题》、《思想方法》（“即人为什么会犯错误”）等重要报告，在几个重大问题上，统一了认识。

第一，对形势的认识。抗战以来，山东各项工作发展很快，党组织和军队日益发展壮大，各级民主政权相继建立，